

高亨

著作集林

第三卷

清華大學出版社



高亨

著作集林「第三卷」

詩經今注

清華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四・北京

第三卷 目錄

詩經今注 一

前言 三

詩經簡述 五

十五國風(一百六十篇) 一七

周南(十一篇) 一七

關雎(一七) 葛覃(一九)

卷耳(二一) 樛木(二三)

蟋斯(二四) 桃夭(二五)

兔置(二六) 采芣(二八)

漢廣(二九) 汝墳(三〇)

麟之趾(三二) 三四

召南(十四篇) 三四

鵲巢(三四) 采芣(三五)

草蟲(三七) 采蘋(三八)

甘棠(三九) 行露(四一)

羔羊(四三) 殷其雷(四六)

標有梅(四七) 小星(四八)

江有汜(四九) 野有死麋(五〇)

何彼穠矣(五二) 鶉之奔奔(五三)

邶(十九篇) 五五

柏舟(五五) 綠衣(五七)

燕燕(五八) 日月(六〇)

終風(六一) 擊鼓(六三)

凱風(六五) 雄雉(六六)

匏有苦葉(六八) 谷風(七一)

式微(七五) 旻丘(七六)

簡兮(七七) 泉水(七九)

北門(八一) 北風(八二)

靜女(八三)

新臺(八五)

二子乘舟(八六)

鄘(十篇)

八八

柏舟(八八)

牆有茨(八九)

君子偕老(九〇)

桑中(九二)

鶉之奔奔(九四)

定之方中(九五)

蟋蟀(九七)

相鼠(九八)

干旄(一〇〇)

載馳(一〇一)

衛(十篇)

一〇四

淇奥(一〇四)

考槃(一〇六)

碩人(一〇七)

氓(一一〇)

竹竿(一一三)

芄蘭(一一五)

河廣(一一六)

伯兮(一一七)

有狐(一一九)

木瓜(一二一)

王(十篇)

一二三

黍離(一二三)

君子于役(一二四)

君子陽陽(一二五)

揚之水(一二六)

中谷有蓷(一二八)

兔爰(一二九)

葛藟(一三〇)

采芣(一三一)

大車(一三二)

丘中有麻(一三四)

鄭(二十一篇)

一三六

緇衣(一三六)

將仲子(一三七)

叔于田(一三八)

大叔于田(一三九)

清人(一四一)

羔裘(一四三)

遵大路(一四四)

女曰雞鳴(一四五)

有女同車(一四六)

山有扶蘇(一四七)

蓀兮(一四九)

狡童(一五〇)

褰裳(一五〇)

丰(一五一)

東門之墠(一五三)

風雨(一五四)

子衿(一五五)

揚之水(一五六)

出其東門(一五七)

野有蔓草(一五八)

溱洧(一五九)

齊(十一篇)

一六一

雞鳴(一六一)

還(一六二)

著(一六三) 東方之日(一六五)

東方未明(一六六) 南山(一六七)

甫田(一六九) 盧令(一七〇)

敝笱(一七一) 載驅(一七三)

猗嗟(一七四)

魏(七篇) 一七六

葛屨(一七六) 汾沮洳(一七八)

園有桃(一七九) 陟岵(一八〇)

十畝之間(一八一) 伐檀(一八二)

碩鼠(一八四)

唐(十二篇) 一八六

蟋蟀(一八六) 山有樞(一八七)

楊之水(一八九) 椒聊(一九〇)

綢繆(一九一) 杕杜(一九二)

羔裘(一九三) 鶉羽(一九四)

無衣(一九六) 有杕之杜(一九七)

葛生(一九七) 采芣(一九九)

秦(十篇) 二〇一

車鄰(二〇一) 駟驥(二〇二)

小戎(二〇三) 蒹葭(二〇七)

終南(二〇八) 黃鳥(二〇九)

晨風(二一一) 無衣(二一二)

渭陽(二一三) 權輿(二一四)

陳(十篇) 二一六

宛丘(二一六) 東門之枌(二一七)

衡門(二一八) 東門之池(二二〇)

東門之楊(二二一) 墓門(二二二)

防有鵲巢(二二三) 月出(二二五)

株林(二二七) 澤陂(二二八)

檜(四篇) 二三〇

羔裘(二三〇) 素冠(二三一)

隔有葦楚(二三二) 匪風(二三四)

曹(四篇) 二三六

蜉蝣(二三六) 候人(二三七)

鴈鳩(二三九) 下泉(二四〇)

鴈(七篇) 二四二

七月(二四二) 鴈鴒(二四九)

東山(二五一) 破斧(二五四)

伐柯(二五六) 九罏(二五七)

狼跋(二五九)

小雅(七十四篇) 二六一

鹿鳴之什(十篇) 二六一

鹿鳴(二六一) 四牡(二六三)

皇皇者華(二六四) 常棣(二六六)

伐木(二六九) 天保(二七〇)

采芣(二七三) 出車(二七六)

杕杜(二七九) 魚麗(二八〇)

南有嘉魚之什(十篇) 二八三

南有嘉魚(二八三) 南山有臺(二八四)

蓼蕭(二八六) 湛露(二八七)

彤弓(二八九) 菁菁者莪(二九〇)

六月(二九一) 采芣(二九四)

車攻(二九七) 吉日(三〇〇)

鴻鴈之什(十篇) 三〇二

鴻鴈(三〇二) 庭燎(三〇三)

沔水(三〇四) 鶴鳴(三〇六)

祈父(三〇七) 白駒(三〇八)

黃鳥(三一〇) 我行其野(三一二)

斯干(三一三) 無羊(三一六)

節南山之什(十篇) 三一九

節南山(三一九) 正月(三二四)

十月之交(三三〇) 雨無正(三三四)

小旻(三三八) 小宛(三四一)

小弁(三四四) 巧言(三四八)

何人斯(三五五) 巷伯(三五九)

谷風之什(十篇) 三五七

谷風(三五七) 蓼莪(三五八)

大東(三六〇) 四月(三六五)

北山(三六七) 無將大車(三六九)

小明(三七〇) 鼓鍾(三七三)

楚茨(三七四)

信南山(三七八)

甫田之什(十篇)

三八一

甫田(三八一)

大田(三八四)

瞻彼洛矣(三八七)

裳裳者華(三八八)

桑扈(三八九)

鴛鴦(三九一)

頌弁(三九二)

車輦(三九四)

青蠅(三九六)

賓之初筵(三九七)

魚藻之什(十四篇)

四〇二

魚藻(四〇二)

采芣(四〇三)

角弓(四〇六)

菀柳(四〇九)

都人士(四一〇)

采芣(四一二)

黍苗(四一四)

隰桑(四一六)

白華(四一七)

絲蠻(四一九)

瓠葉(四二一)

漸漸之石(四二二)

苕之華(四二三)

何草不黃(四二五)

大雅(三十一篇)

四二七

文王之什(十篇)

四二七

文王(四二七)

大明(四三一)

緜(四三五)

棫櫟(四四〇)

旱麓(四四二)

思齊(四四四)

皇矣(四四六)

靈臺(四五二)

下武(四五四)

文王有聲(四五七)

生民之什(十篇)

四六〇

生民(四六〇)

行葦(四六五)

既醉(四六八)

鳧鷖(四七一)

假樂(四七三)

公劉(四七五)

洞酌(四七九)

卷阿(四八〇)

民勞(四八四)

板(四八七)

蕩之什(十一篇)

四九二

蕩(四九二)

抑(四九六)

桑柔(五〇二)

雲漢(五一〇)

崧高(五一四)

烝民(五一八)

周頌(三十一篇)

韓奕(五二二) 江漢(五二七)
常武(五三〇) 瞻卬(五三四)
召旻(五三七)

清廟之什(十篇)

清廟(五四一) 維天之命(五四二)

維清(五四三) 烈文(五四四)

天作(五四五) 昊天有成命(五四六)

我將(五四七) 時邁(五四八)

執競(五四九) 思文(五五〇)

臣工之什(十篇) 五五二

臣工(五五二) 噫嘻(五五三)

振鷺(五五四) 豐年(五五六)

有瞽(五五七) 潛(五五八)

雝(五五八) 載見(五五九)

有客(五六一) 武(五六二)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 五六三

閔予小子(五六三) 訪落(五六四)

敬之(五六五) 小毖(五六六)

載芟(五六七) 良耜(五六九)

絲衣(五七〇) 酌(五七一)

桓(五七二) 賁(五七三)

般(五七四)

魯頌(四篇) 五七七

駉(五七七) 有駟(五八〇)

泮水(五八一) 閔宮(五八五)

商頌(五篇) 五九五

那(五九五) 烈祖(五九六)

玄鳥(五九七) 長發(五九九)

殷武(六〇三)

詩經今注

本冊說明

本書爲《詩經》三百〇五篇的全注本，是作者晚年的研究成果。書中對於篇義的說明和字詞的訓釋，與較早撰寫的《詩經選注》往往同中有異，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作者學術思想的發展。本書初版於一九八〇年十月，被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的《中國古典文學叢書》，有重印本。今以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本排印，保留了作者所寫的「前言」和「詩經簡述」。

前言

我們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勤勞勇敢的人民，在黨的英明領導下，正在進行新的長征。際此人人揚鞭躍馬，爭攀高峰，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時刻，我們怎能不加倍努力呢！

我是一個書生，幾十年來，尤其是解放以後，總是爭取多作一些研究工作，多貢獻一點極為微小的力量，已經著有專書十幾種，刊行問世。最近所作《詩經今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這又使我得到鼓勵，為之欣舞。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前人的注釋很多，其中有些是正確的，有些是錯誤的。我讀古書，從不迷信古人，盲從舊說，而敢於追求真諦，創立新義，力求出言有據，避免遊談無根。這本《詩經今注》就是抱着這種態度而寫成的。

例如《周南·麟之趾》：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舊注說，這首詩是贊美魯國的公族，把公族比做麒麟。請看，詩人描寫麒麟的足、頂和角，又描寫成群的公族，最後則為麒麟而悲歎（于嗟）。這是贊美公族嗎？當然不是。據《左傳》記載：「（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仲尼觀之曰：「麟也。」」又據《孔叢子》記載，孔子當時曾作了一首《獲麟歌》：「唐虞之世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由？麟兮麟兮我心憂。」」（《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楊士勛疏引）我認為這首七言三句詩是後人偽作，《麟之趾》一詩才是孔子所作的《獲麟歌》，被後代儒者編入《詩經·周南》之中。《公羊傳·哀公十四年》中說孔子看到魯人打死的麒麟，「反袂拭面，涕沾袍」。此詩則反復悲歎，兩者的意味是相合的。

總之，我注《詩經》是依循它的本文，探求它的原意。但錯誤也在所不免，希望讀者予以指正！

高亨

一九八〇年四月寫於北京

詩經簡述

一 詩經的來歷

《詩經》共三百零五篇，簡稱「三百篇」，是我國第一部詩集，周代前段五百多年間的詩歌選錄。它的來歷據西漢人說，是古代帝王爲了考察風俗的好壞，政治的得失，設有采詩的官，把采來的詩篇獻給樂官大師，大師再獻給天子。這種說法顯然是有意爲封建統治者吹噓，因爲先秦古書並沒有記載過采詩的官和采詩的事，所以周代是否有這種制度，還不能論定。但漢人所說那時的詩篇最初都集中在樂官手裏，卻是事實，有兩個證據可以說明這一點：第一，詩三百篇都是樂歌，所以《墨子》說「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公孟》篇）。樂歌原來是供統治階級娛樂的東西，樂官正是掌管詩歌、音樂、舞蹈，給統治者們服務的人，那末樂歌和樂官在當時是分不開的，編輯樂歌的人就應該是樂官了（樂官編輯之後，才轉爲統治階級的教育課本）。第二，據《左傳·襄公二十一年》記載：「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

《秦》、《魏》、《唐》、《陳》、《邶》、《小雅》、《頌》。」所謂周樂，差不多包括了今本《詩經》全部（只有《曹風》、《魯頌》、《商頌》不在內），這些詩是魯國樂工所歌，而稱做「周樂」，那末編輯者應該是周王朝的樂官了。

周王朝的樂官所以能够得到這些詩歌，大約有三個來源：第一，王朝的貴族爲了充實音樂，爲了祭祀鬼神，爲了誇耀功業或別種目的，作成詩歌，交給樂官。《周頌》裏應該有些詩篇是出於這個來源。第二，王朝樂官爲了給貴族服務，盡到他的責任，留心搜集流傳在民間的或出於士大夫之手的詩歌（並不是專職的采訪）。《小雅》、《大雅》及《王風》裏應該有些詩篇是出於這個來源。第三，諸侯各有樂官，掌管本國的樂歌，諸侯爲了尊重王朝，交換音樂，派人把樂歌獻給王朝。《王風》外的十四國風及《魯頌》、《商頌》裏應該有些詩篇出於這個來源。《國語·魯語》說：「昔正考父校（校當讀爲效，獻上之意）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便是例證。

通過上述的三個來源，周王朝樂官掌握了不少詩歌，並隨時增加，隨時編選，經過五百多年，樂官們才完成了這部書的編輯工作。所以我們說《詩經》是周王朝各個時期的樂官所編輯。

到了春秋末期，孔子把《詩經》加以重訂，作爲他教育學生的課本。他說：「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篇）可見《詩經》是經過孔子重訂的。

《詩經》這部書，原來當有三百二十篇左右，不幸遭到秦始皇的焚燒，禁止學習，到西漢初年，還剩下了三百零五篇。

西漢時期傳《詩經》的有四家：魯人申培所傳的通稱「魯詩」，齊人轅固所傳的通稱「齊詩」，燕人韓嬰所傳的通稱「韓詩」，魯人毛亨所傳的通稱「毛詩」。魯、齊、韓合成一個宗派，他們的傳本經文都用漢代通行的隸書寫成，所以叫做「今文詩」。毛自成一個宗派，據說他的傳本經文原用先秦古文寫成的，所以叫做「古文詩」。四家經文小有不同，解說多有歧異，今文家和古文家歧異更甚。齊詩亡於曹魏，魯詩亡於晉朝的東渡，韓詩亡於宋朝的南渡（只有《韓詩外傳》尚存），現在《詩經》只有毛亨所傳的一種本子了。

二 詩經的分類——風、雅、頌

《詩經》原來分爲三類，就是風、雅、頌。

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十五國（實際《周南》、《召南》不是兩國的詩歌），合稱十五國風，共一百六十篇，多數是民間歌謠。宋代王質《詩總聞》、程大昌《詩論》、清代顧炎武《日知錄》、近代梁啟超《釋四詩名義》等人認爲南也是《詩》的一類，應該從風中劃出，就是把《詩經》分爲南、風、雅、頌四類。這種說法是不對的。第一，二《南》的主要部分也是民間歌謠，和其餘十三國風性質相同。第二，《左傳·隱公三年》：「風有《采芣》、《采蘋》。」《采芣》、《采蘋》都是《召南》的一篇，可見

《左傳》作者認為《周南》、《召南》屬於風。《周禮·大師》、《禮記·樂記》、《荀子·儒效》論《詩》，都是風、雅、頌三類並舉，而不及南。可見《周禮》作者、《樂記》作者和荀卿都認為《詩經》只有風、雅、頌三類，南屬於風，不是自爲一類。先秦人對於三百篇的類別，不致弄錯。因此，我們說二《南》也是風詩。風本是樂曲的通名。《大雅·崧高》篇：「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其風是說《崧高》詩的曲調。《左傳·成公九年》：「樂操土風。」土風就是本土的曲調。《左傳·襄公十八年》：「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北風就是北方的曲調，南風就是南方的曲調。《山海經·大荒西經》：「太子長琴……始作樂風。」《海內經》：「鼓延是始爲鐘，爲樂風。」樂風就是樂曲。由上述五個例證看來，風本是樂曲的通名了。樂曲爲什麼叫做風呢？主要原因是風的聲音有高低、大小、清濁、曲直種種的不同，樂曲的音調也有高低、大小、清濁、曲直種種的不同，樂曲有似於風，所以古人稱樂爲風。同時樂曲的內容和形式，一般是風俗的反映，所以樂曲稱風與風俗的風也是有聯繫的。由此看來，所謂國風就是各國的樂曲，《衛風》就是衛國的樂曲，《曹風》就是曹國的樂曲，餘可類推。在這裏應該指出：風一方面是樂曲的通名，一方面又是風詩的專名，正如「書」一方面是書籍的通名，一方面又是《尚書》的專名，「詩」一方面是詩歌的通名，一方面又是《詩經》的專名。（先秦時代《尚書》只稱爲《書》，《詩經》只稱爲《詩》。）名詞含義的演變常有這種現象。

雅有《小雅》、《大雅》，合稱二《雅》，共一百零五篇，都是西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域——「王畿」的詩歌，多數爲朝

廷官吏（公卿大夫士）的作品。雅是借爲夏字，《小雅》、《大雅》就是《小夏》、《大夏》。因爲西周王畿，周人也稱爲夏，所以《詩經》的編輯者用夏字來標西周王畿的詩。這個說法是有根據的：第一，雅、夏二字古通用，《墨子·天志下》引《詩經》、《大雅》作《大夏》，足證古本《詩經》、《小雅》、《大雅》也作《小夏》、《大夏》。第二，二《雅》都是西周王畿的詩，這從詩篇的整個內容來看，是可以肯定的（只有《小雅·大東》等似是東周域內人所作）。春秋時人引《小雅》詩句，曾稱爲《周詩》（見《國語》中《晉語》、《楚語》），引《大雅》的詩句，也曾稱爲《周詩》（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國語·楚語》）。所謂《周詩》，就是西周王畿的詩。至於東周王畿的詩則是《王風》了。而西周王畿，周人也稱爲「夏」（見《尚書》中《康誥》、《立政》），這個地域後歸秦國所有，從而這個地域的詩篇就是《秦風》了。春秋時人尚稱《秦風》爲「夏聲」（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由此可見，雅是借爲夏字，夏是西周王畿的舊稱，《詩經》的編輯者用夏字標明這部分詩篇產生的地域。第三，《詩經》三百篇都是以地域分編，用地域名稱加標題的。十五國風的十五國（《王風》的王代表東周王朝的統治區），《周頌》、《魯頌》、《商頌》的周、魯、商，都是代表地域，可見二《雅》的雅也是代表地域，即借爲夏字。如果不是這樣，二《雅》是哪個地域的詩歌就表示不出來了。雅詩爲什麼有小小的區別呢？古說都不圓通，現在還得不出確解。

頌有《周頌》、《魯頌》、《商頌》，合稱三頌，共四十篇。大體是西周和魯國、宋國的最高統治者用於祭祀或其他重大典禮的樂歌。這類詩爲什麼叫做頌呢？頌就是歌頌之頌，贊美之意。三頌的詩，其中心內容是贊美在位的